



倚天屠龍記

二

金庸武俠全集

評點本

文化藝術出版社

中國武俠文學學會推薦

金庸武俠全集

評點本

古有不朽之作，亦有不朽之評，《三國》、《水滸》、《紅樓》是也，毛宗崗、金聖嘆、脂硯齋是也。金庸當代文學大家，讀者之衆，空前絕後，見仁見智，各執一端。茲中國武俠文學學會廣約名家，共襄盛舉，乃有《評點本金庸武俠全集》之出版，亦拋磚引玉之意也。值此吾國傳統文化盛行於世之際，洵快哉美事也。

評點本
金庸武俠全集

倚天屠龍記
二

文化藝術出版社

目錄

- 十一 有女長舌利如槍……………(三七一)
- 十二 針其膏兮藥其盲……………(四〇二)
- 十三 不悔仲子踰我牆……………(四四〇)
- 十四 當道時見中山狼……………(四六九)
- 十五 奇謀秘計夢一場……………(五一三)
- 十六 剝極而復參九陽……………(五六〇)
- 十七 青翼出沒一笑颺……………(五九八)
- 十八 倚天長劍飛寒鋌……………(六二五)
- 十九 禍起蕭牆破金湯……………(六六五)
- 二十 與子共穴相扶將……………(七〇三)

目錄

- 十一 有女長舌利如槍……………(三七一)
- 十二 針其膏兮藥其盲……………(四〇二)
- 十三 不悔仲子踰我牆……………(四四〇)
- 十四 當道時見中山狼……………(四六九)
- 十五 奇謀秘計夢一場……………(五一三)
- 十六 剝極而復參九陽……………(五六〇)
- 十七 青翼出沒一笑颺……………(五九八)
- 十八 倚天長劍飛寒鋌……………(六二五)
- 十九 禍起蕭牆破金湯……………(六六五)
- 二十 與子共穴相扶將……………(七〇三)

十一 有女長舌利如槍

張三丰帶了張無忌下得少室山來，料想他已然命不長久，索性便也絕了醫治的念頭，只是跟他說些笑話，互解愁悶。這日行到漢水之畔，兩人坐了渡船過江。船到中流，漢水波浪滔滔，小小的渡船搖晃不已，張三丰心中，也是思如浪濤。

張無忌忽道：「太師父，你不用難過，孩兒死了之後，便可見到爹爹媽媽了，那也好得很。」張三丰道：「你別這麼說，太師父無論如何要想法救你。」張無忌道：「我本來想，如能學到少林派的九陽神功，去說給俞三伯聽，那便好了。」張三丰道：「為甚麼？」張無忌道：「盼望俞三伯能修練武當、少林兩派神功，治好手足殘疾。」

張三丰嘆道：「你俞三伯受的是筋骨外傷，內功再強，也是治不好的。」心想：「這孩子明知自己性命不保，居然不怕死，卻想著要去療治岱巖的殘疾，這番心地，也確是我輩俠義中人的本色。」正想誇獎他幾句，忽聽得江上一個洪亮的聲音遠遠傳來：「快些停船，把孩子乖乖交出，佛爺便饒了你的性命，否則莫怪無情。」這聲音從波浪中傳來，入耳清晰，顯然呼叫之人內力不弱。

張三丰心下冷笑，暗道：「誰敢如此大膽，要我留下孩子？」抬起頭來，只見兩艘江船，如

自己病入膏肓，卻想治好俞三伯之病，為父母補過，雖然少年早熟，也是英雄本色。

承上啓下，自然生動。

飛的划來，凝目瞧時，見前面一艘小船的船梢上坐著一個虬髯大漢，雙手操槳急划，艙中坐著一男一女兩個孩子。後面一艘船身較大，舟中站著四名番僧，另有七八名蒙古武官。衆武官拿起船板，幫同划水。那虬髯大漢膂力奇大，雙槳一板，小船便急衝丈餘，但後面船上畢竟人多，兩船相距越來越近。過不多時，衆武官和番僧便彎弓搭箭，向那大漢射去。但聽得羽箭破空，嗚嗚聲響。

張三丰心想：「原來他們是要那虬髯大漢留下孩子。」他生平最恨蒙古官兵殘殺漢人，當下便想出手相救。只見那大漢左手划船，右手舉起木槳，將來箭一一擋開擊落，手法甚是迅捷。張三丰心道：「這人武功不凡，英雄落難，我怎能坐視不救？」向搖船的梢公喝道：「船家，迎上去。」

那梢公見羽箭亂飛，早已嚇得手酸足軟，拚命將船划開尚嫌不及，怎敢反而迎將過去？顫聲道：「老……老道爺……你……你說笑話了。」張三丰見情勢緊急，奪過梢公的櫓來，在水中扳了兩下，渡船便橫過船頭，向著來船迎去。

猛聽得「啊」的一聲慘呼，小船中男孩背心上中了一箭。那虬髯大漢一個失驚，俯身去看時，肩頭和背上接連中箭，手中木槳拿捏不定，掉入江心，坐船登時不動。後面大船驟即追上，七八名蒙古武官和番僧跳上小船。那虬髯大漢兀自不屈，拳打足踢，奮力抵禦。

張三丰叫道：「韃子住手，休得行兇傷人！」急速扳櫓，將渡船搖近，跟著身子縱起，大袖飄飄，從空撲向小船。

兩名蒙古武官颯颯兩箭，向他射來。張三丰袍袖揮動，兩枝羽箭遠遠飛了出去，雙足一踏上船板，左掌揮出，登時兩名番僧摔出丈許，撲通、撲通兩聲，跌入了江中。衆武官見他猶似飛將

現。
現。

好漢子！

畧畧兩筆，神采畢

現。

漢人當救。

英雄當救。

「魔教」是全書重要錢索，卻從此武官口中道出。

大漢忠心耿耿。

周芷若出場。

軍由天而降，一出手便將兩名武功甚強的番僧震飛，無不驚懼。領頭的武官喝道：「兀那老道，你幹甚麼？」

張三丰罵道：「狗彘子！又來行兇作惡，殘害良民，快快給我滾罷！」那武官道：「你可知這人是誰？那是袁州魔教反賊的餘孽，普天下要捉拿的欽犯！」

張三丰聽到「袁州魔教反賊」六字，吃了一驚，心道：「難道是周子旺的部屬？」轉頭問那虬髯大漢道：「他這話可真？」

那虬髯大漢全身鮮血淋漓，左手抱著男孩，虎目含淚，說道：「小主公……小主公給他們射死了。」這一句話，便是承認了自己的身份。

張三丰心下更驚，道：「這是周子旺的郎君麼？」

那大漢道：「不錯。我有負囑咐，這條性命也不要了。」輕輕放下那男孩的屍身，向那武官撲去。可是他身上本已負傷，肩背上的兩枝長箭又未拔下，而且箭頭有毒，身剛縱起，口中「嘿」的一聲，便摔在船艙板上。

那小女孩撲在船艙中的一具男屍之上，只是哭叫：「爹爹！爹爹！」張三丰瞧那具屍身的裝束，當是操舟的船夫。

張三丰心想：「早知是魔教中的人物，這件閒事不管也罷。可是既已伸手，總不能半途抽身。」當下向那武官道：「這男孩已然身亡，餘下那人身中毒箭，也是轉眼便死，你們已然立功，那便走罷！」那武官道：「不成，非將兩人的首級斬下不可。」張三丰道：「那又何必趕人太絕？」那武官道：「老道是誰？憑甚麼來橫加插手？」張三丰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你理我是誰？天下事天下人都管得。」

豪氣干雲。

賊子竟敢如此！

那武官使個眼色，說道：「道長道號如何？在何處道觀出家？」張三丰尚未回答，兩名蒙古軍官突然手舉長刀，向他肩頭猛劈下來。這兩刀來勢好不迅疾，小舟之中相距又近，實是無處閃避。

張三丰身子一側，本來面向船首，畧轉之下，已面向左舷，兩刀登時砍空。他雙掌起處，已托在兩人的背心，喝道：「去罷！」掌力一吐，兩名武官身子飛起，砰砰兩響，剛好摔在原本所乘的舟中。他已數十年未和人動手過招，此時牛刀小試，大是揮灑如意。

那為首的武官張大了口，結結巴巴的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你你莫非……是……」張三丰袍袖揮動，喝道：「老道生平，專殺韃子！」眾武官番僧但覺疾風撲面，人人氣息閉塞，半晌不能呼吸。張三丰袍袖一停，眾人面色慘白，齊聲驚呼，爭先恐後的躍回大船，救起落水的番僧，急划而去。

張三丰取出丹藥，餵入那虬髯大漢口中，將小舟划到渡船之旁，待要扶他過船，豈知那大漢甚是硬朗，一手抱著男孩屍身，一手抱著女孩，輕輕一縱，便上了渡船。張三丰暗暗點頭：「這人身受重傷，仍是如此忠於幼主，確是個鐵錚錚的好漢子。我這番出手雖然冒失，但這樣的漢子卻也該救。」當下回到渡船，替那大漢取下毒箭，敷上拔毒生肌之藥。

那女孩望著父親的屍身隨小船漂走，只是哭泣。那虬髯大漢道：「狗官兵好不歹毒，一上來就放箭射死了船夫，若非老道爺相救，這小小的船家女孩多半也是性命不保。」

張三丰心想：「眼下無忌不能行走，若到老河口投店，這漢子卻是欽犯，我要照顧兩人，只怕難以周全。」取出三兩銀子交給梢公，說道：「梢公大哥，煩你順水東下，過了仙人渡，送我們到太平店投宿。」那梢公見他將蒙古眾武官打得落花流水，早已萬分敬畏，何況又給了這麼多

痛快淋漓。

銀子，當下連聲答應，搖著船沿江東去。

那大漢在艙板上跪下磕頭，說道：「老道爺救了小人性命，常遇春給你老人家磕頭。」張三丰伸手扶起，道：「常英雄不須行此大禮。」一碰他手掌，但覺觸手冰冷，微微一驚，問道：「常英雄可還受了內傷麼？」常遇春道：「小人從信陽護送小主南下，途中與韃子派來追捕的鷹爪接戰四次，胸口和背心給一個番僧打了兩掌。」

張三丰搭他脈搏，但覺跳動微弱，再解開他衣服一看傷處，更是駭然，只見他中掌處腫起寸許，受傷著實不輕，換作旁人，早便支持不住，此人千里奔波，力拒強敵，當真英雄了得。當下命他不可說話，在艙中安卧靜養。

芷，白芷；若，杜若，皆香草名。故張三丰說其名好。
宋賀鑄《南鄉子》詞有「無限鮮風吹芷若」之句。

那女孩約莫十歲左右，衣衫蔽舊，赤著雙足，雖是船家貧女，但容顏秀麗，十足是個絕色的美人胎子，坐著只是垂淚。張三丰見她楚楚可憐，問道：「姑娘，你叫甚麼名字？」那女孩道：「我姓周，名叫周芷若。」張三丰心想：「船家女孩，取的名字倒好。」問道：「你家住在那裏？家中還有誰？咱們會叫船老大送你回家去。」周芷若垂淚道：「我就跟爹爹兩個住在船上，再沒……再沒別的人了。」張三丰嗯了一聲，心想：「她這可是家破人亡了，小小女孩，如何安置她才好？」

常遇春說道：「老道爺武功高強，小人生平從來沒有見過。不敢請教老道爺法號？」張三丰微笑道：「老道張三丰。」常遇春「啊」的一聲，翻身坐起，大聲道：「老道爺原來是武當山張真人，難怪神功蓋世。常遇春今日有幸，得遇仙長。」

張三丰微笑道：「老道不過多活了幾歲，甚麼仙不仙的。常英雄快請卧倒，不可裂了箭創。」他兒常遇春慷慨豪爽，英風颯颯，對他甚是喜愛，但想到他是魔教中人，不願深談，便淡

淡的道：「你受傷不輕，別多說話。」

張三丰生性豁達，於正邪兩途，原無多大偏見，當日曾對張翠山說道：「正邪兩字，原本難分。正派中弟子若是心術不正，便是邪徒；邪派中人倘若一心向善，那便是正人君子。」又說天鷹教主殷天正雖然性子偏激，行事乖僻，卻是個光明磊落之人，很可交這個朋友。可是自從張翠山自刎而亡，他心傷愛徒之死，對天鷹教不由得極是痛恨，心想三弟子俞岱巖終身殘廢，五弟子張翠山身死名裂，皆由天鷹教而起，雖然勉強抑下了向殷天正問罪復仇之念，但不論他胸襟如何博大，於這「邪魔」二字，卻是恨惡殊深。

那周子旺正是魔教「明教」中「彌勒宗」的大弟子，數年前在江西袁州起事，自立為帝，國號稱「周」，不久為元軍撲滅，周子旺被擒斬首。彌勒宗和天鷹教雖非一派，但同為「明教」的支派，相互間淵源甚深，周子旺起事之時，殷天正曾在浙江為之聲援。張三丰今日相救常遇春，只是激於一時俠義之心，兼之事先未明他身份，實在是大違本願。

這晚二更時分才到太平店。張三丰吩咐那船離鎮遠遠的停泊。梢公到鎮上買了食物，煮了飯菜，開在艙中小几之上，雞、肉、魚、蔬，一共煮了四大碗。張三丰要常遇春和周芷若先吃，自己卻給無忌餵食。常遇春問起原由，張三丰說他寒毒侵入臟腑，是以點了他各處穴道，暫保性命。張無忌心中難過，竟是食不下咽，張三丰再餵時，他搖搖頭，不肯再吃了。

周芷若從張三丰手中接過碗筷，道：「道長，你先吃飯罷，我來餵這位小相公。」張無忌道：「我飽啦，不要吃了。」周芷若道：「小相公，你若不吃，老道長心裏不快，他也吃不下飯，豈不是害得他肚餓了？」

張無忌心想不錯，當周芷若將飯送到嘴邊時，張口便吃了。周芷若將魚骨雞骨細心剔除乾

明教源於波斯，又稱拜火教、摩尼教等，唐時傳入中國。

善解人意，可見其聰明。

淨，每口飯中再加上肉汁，張無忌吃得十分香甜，將一大碗飯都吃光了。

張三丰心中稍慰，又想：「無忌這孩子命苦，自幼死了父母，如他這般病重，原該有個細心的女子服侍他才是。」

常遇春不動魚肉，只是將那碗青菜吃了個精光，雖在重傷之下，兀自吃了四大碗白米飯。張三丰不忌葷腥，見他食量甚豪，便勸他多吃雞肉。常遇春道：「張真人，小人拜菩薩的，不吃葷。」張三丰道：「啊，老道倒忘了。」這才想起，魔教中人規矩極嚴，戒食葷腥，自唐朝以來，即是如此。北宋末年，明教大首領方臘在浙東起事，當時官民稱之為「食菜事魔教」。食菜和奉事魔王，是魔教的兩大規律，傳之已達數百年。宋朝以降，官府對魔教誅殺極嚴，武林中人也對之甚為歧視，因此魔教教徒行事十分隱秘，雖然吃素，卻對外人假稱奉佛拜菩薩，不敢洩漏自己身份。

常遇春道：「張真人，你於我有救命大恩，何況你也早知曉我的來歷，自也不用相瞞。小人是事奉明尊的明教中人，朝廷官府當我們是十惡不赦之徒，名門正派的俠義道瞧我們不起，甚至打家劫舍、殺人放火的黑道中人，也說我們是妖魔鬼怪。你老人家明知我的身份來歷，還是出手相救，這番恩德，當真不知如何報答。」

張三丰於魔教的來歷畧有所聞，知道魔教所奉的大魔王叫作摩尼，教中人稱之為「明尊」。該教於唐朝憲宗元和年間傳入中土，當時稱為「摩尼教」，又稱「大雲光明教」，教徒自稱「明教」，旁人卻稱之為魔教，他微一沉吟，說道：「常英雄……」

常遇春忙道：「老道爺，你不用英雄長、豪傑短啦，乾脆叫我遇春得了。」張三丰道：「好！遇春，你今年多大歲數？」常遇春道：「我剛好二十歲。」

說明緣由，筆觸細微。

張三丰見他雖然濃髯滿腮，但言談舉止間顯得年紀甚輕，是以有此一問，於是點頭道：「你不過剛長大成人，雖然投入魔教，但陷溺未深，及早回頭，一點也沒遲了。我有一句不中聽的話勸你，盼你不要見怪。」常遇春道：「老道爺見教，小人怎敢見怪？」

張三丰道：「好！我勸你即日洗心革面，棄了邪教。你若不嫌武當派本領低微，老道便命我大徒兒宋遠橋收你為徒。日後你行走江湖，揚眉吐氣，誰也不敢輕視於你。」

宋遠橋是七俠之首，名震天下，尋常武林中人要見他一面亦是不易。武當諸俠直到近年方始收徒，但揀選甚嚴，若非根骨資質、品行性情無一不佳，決不能投入武當門下。常遇春出身魔教，常人一聽早已皺起眉頭，竟蒙張三丰垂青，要他投入宋遠橋門下，於學武之人而言，實是難得之極的莫大福緣。

豈知常遇春朗聲道：「小人蒙張真人瞧得起，實是感激之極，但小人身屬明教，終身不敢背教。」張三丰又勸了幾句，常遇春堅決不從。

張三丰見他執迷不悟，不由得搖頭嘆息，說道：「這個小姑娘……」常遇春道：「老道長放心，這個小姑娘的爹爹因我而死，小人自當設法妥為照料。」張三丰道：「好！不過你不可讓她入了貴教。」常遇春道：「真不知我們如何罪大惡極，給人家這麼瞧不起，當我們明教中人便似毒蛇猛獸一般。好，老道長既如此吩咐，小人遵命。」

張三丰將張無忌抱在手裏，說道：「那麼咱們就此別過了。」他實不願與魔教中人多打交道，那「後會有期」四字也忍住了不說。常遇春又再拜謝。

周芷若向張無忌道：「小相公，你要天天吃飽飯，免得老道爺操心。」張無忌眼淚奪眶而出，哽咽道：「多謝你好心，可是……可是我沒幾天飯可吃了。」張三丰心下黯然，舉起袍袖，

可見其同情心。

執迷不悟？堅貞不二？

無絲毫猶豫。

神仙難治不治之症。

給他擦去了腮邊流下來的眼淚。周芷若驚道：「甚麼？你……你……」張三丰道：「小姑娘，你良心甚好，但盼你日後走上正途，千萬別陷入邪魔才好。」

周芷若道：「是。可是這位小相公，為甚麼說沒幾天飯好吃了？」張三丰悽然不答。

常遇春道：「張真人，你老人家功行深厚，神通廣大，這位小爺雖然中毒不淺，總能化解罷？」張三丰道：「是！」可是伸在張無忌身下的左手卻輕輕搖了兩搖，意思是說他毒重難愈，只是不讓他自己知道。

常遇春見他搖手，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小人內傷不輕，正要去找一位神醫療治，何不便和這位小爺同去？」張三丰搖頭道：「他寒毒散入臟腑，非尋常藥物可治，只能……只能慢慢化解。」常遇春道：「可是那位神醫卻當真有起死回生的能耐。」

醫生稱仙，可以想見其神技。

張三丰一怔之下，猛地裏想起了一人，問道：「你說的莫非是『蝶谷醫仙』？」

常遇春道：「正是他，原來老道長也知道我胡師伯的名頭。」

張三丰心下好生躊躇：「素聞這『蝶谷醫仙』胡青牛雖然醫道高明之極，卻是魔教中人，向為武林人士所不齒，何況他脾氣怪僻無比，只要魔教中人患病，他盡心竭力的醫治，分文不收，教外之人求他，便是黃金萬兩堆在面前，他也不屑一顧。因此又有一個外號叫作『見死不救』。既是此人，寧可讓無忌毒發身亡，也決不容他陷身魔教。」

常遇春見他皺眉沉吟，明白他的心意，說道：「張真人，胡師伯雖然從來不給教外人治病，但張真人相救小人，大恩深重，胡師伯非破例不可。他若當真不肯動手，小人決不和他干休。」張三丰道：「這位胡先生醫術如神，我是聽到過的，可是無忌身上的寒毒，實非尋常……」常遇春大聲道：「這位小爺反正不成了，最多治不好，左右也是個死，又有甚麼可擔心的？」他性子

外號如此，可以想見其怪僻。

爽直之極，心中想到甚麼，便說了出來。

張三丰聽到「左右也是個死」六個字，心頭一震，暗想：「這莽漢子的話倒也不錯，眼看無忌最多不過一月之命，只好死馬當作活馬醫了。」他一生和人相交，肝膽相照，自來信人不疑，這常遇春顯然是個重義漢子，可是張無忌是他愛徒唯一的骨血，要將他交在向來以詭怪邪惡出名的魔教弟子手中，確是萬分的放心不下，一時拿不定主意。

常遇春道：「張真人不願去見我胡師伯，這個我是明白的。自來邪正不並立，張真人是當今大宗師，如何能去相求邪魔外道？我胡師伯脾氣古怪，見到張真人後說不定禮貌不周，雙方反而弄僵。這位張兄弟只好由我帶去，但張真人又未免不放心。這樣罷，我送了張兄弟去胡師伯那裏，請他慢慢醫治，小人便上武當山來，作個抵押。張兄弟若有甚麼失閃，張真人一掌把我打死便了。」

張三丰啞然失笑，心想無忌若有差池，我打死你又有何用？你若不上武當山來，我卻又到何處去找你？但眼下無忌毒入膏肓，當真「左右也是個死」，生死之際，須得當機立斷，便道：「如此便拜託你了。可是咱們話說明在先，胡先生決不能勉強無忌入教，我武當派也不領貴教之情。」他知魔教中人行事詭秘，若是一給糾纏上身，陰魂不散，不知將有多少後患，張翠山弄到身死名裂，便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。

常遇春昂然道：「張真人可把我明教中人瞧得忒也小了。一切遵照吩咐便是。」張三丰道：「你替我好好照顧無忌，倘若他體內陰毒終於得能除去，請你同他上武當山來。你自己先來抵押，卻是不必了。」常遇春道：「小人必當盡力而為。」

張三丰道：「那麼這個小姑娘，便由我帶上武當山去，另行設法安置。」

外貌粗豪，心思細密。

道不同，不相與謀。

常遇春上岸在一棵大樹下用刀掘了個土坑，將周公子屍身上的衣服除得一絲不掛，這才埋葬，跪在墳前，拜了幾拜。原來「裸葬」乃明教的規矩，以每人出世時赤條條的來，離世時也當赤條條的去。張三丰不知其禮，只覺得這些人行事處處透著邪門詭異。

次日天明，張三丰携同周芷若，與常遇春、張無忌分手。張無忌自父母死後，視張三丰如親祖父一般，見他忽然離去，不由得淚如泉湧。張三丰溫言道：「無忌，你病好之後，常大哥便帶你回武當山。乖孩子，分別數月，不用悲傷。」張無忌手足動彈不得，眼淚仍是不斷的流將下來。

周芷若回上船去，從懷中取出一塊小手帕，替他抹去了眼淚，對他微微一笑，將手帕塞在他衣襟之中，這才回到岸上。

可見其感情。

張無忌目送太師父帶同周芷若西去，只見周芷若不斷回頭揚手，直走到一排楊柳背後，這才不見。他霎時間只覺孤單淒涼，難當無比，忍不住又哭了起來。

常遇春皺眉道：「張兄弟，你今年幾歲？」張無忌哽咽道：「十二歲。」常遇春道：「好啊，十二歲的人，又不是小孩子了，哭哭啼啼的，不怕醜麼？我在十二歲上，已不知挨過幾百頓好打，從來不作興流過半滴眼淚。男子漢大丈夫，只流鮮血不流眼淚。你再姐姐般的哭個不停，我可要拔拳打你了。」

張無忌道：「我是捨不得太師父才哭，人家打我，我才不哭呢。你敢打我便打好了，你今日打我一拳，他日我打還你十拳。」常遇春一愕，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好兄弟，好兄弟，這才是有骨氣的男子漢。你這麼厲害，我是不敢打你的。」張無忌道：「我動也不會動，你為甚麼不敢

是男子漢教育兒童口氣。